

香港的城市歷史，

離不開文人學者的探尋。

正是有諸如現代作家葉靈鳳，

當代歷史學家丁新豹，

香港歷史掌故研究者、

收藏家鄭寶鴻等名家的不懈記錄，

香港這座城市的社會變遷才得以用文字保存與傳承。

二〇二二年香港書展期間，

主辦方以「歷史文化·城市書寫」為主題，

推出丁新豹、呂大樂、洗玉儀、

葉靈鳳和鄭寶鴻五位歷史文化作家，

用作家的作品、手稿，以至藏品，

一起回顧香港的城市變遷。

大公報記者 顏琨、劉毅

掃描QR Code上  
大公網瀏覽更多  
讀書資訊

# 歷史文化名家書寫香港的城市變遷

## 葉靈鳳：他鄉亦是故鄉

葉靈鳳所處的時代和現在有很大不同，他的作品中對香港社會的記錄顯得尤為重要，為無數讀者提供了豐富視野。葉靈鳳所完成的《香港方物志》、《香港沉浮錄》、《香港的失落》歷經幾代讀者，依舊備受歡迎。

其中，《香港方物志》是葉靈鳳發表在《大公報》副刊上的專欄集結而成的作品。第一版於一九五八年在中華書局出版，此後歷經多次再版。書中從香港名字的由來講到本地的花鳥魚蟲，將被遺忘的風物娓娓道來，是讀者對了解香港本地歷史文化極具參考價值的作品。

對生於南京的葉靈鳳而言，香港是「他鄉」，但這裏也蘊藏着一個家的珍貴回憶。在女兒葉中敏眼中，他鄉還是故鄉，其實並沒有那麼重要，「父親是愛這個地方的。作為香港

►葉靈鳳舊照。



►葉靈鳳撰寫的《香港方物志》歷經多次再版。



的一份子，父親一生都很愛國，也很愛家鄉。因為種種原因，他沒有回到家鄉定居，最終在香港過身。我想他的作品屬於中國文壇，更屬於香港文壇。」

其實，葉靈鳳來到香港的過程並不順利。

抗日戰爭的爆發，上海淪陷。他辭別妻子和剛出世的兒子，跟隨《救亡日報》遷至廣州。

本以為一兩年就可以回到上海，然而隨着戰事愈演愈烈，未能北返。已經懷了二胎的妻子帶着兒子和母親搭上了前往香港的最後一班船，葉靈鳳也因廣州淪陷而前往香港，這才一家團聚。

抗戰勝利後，不少生活在香港的文人紛紛回到內地，已經在香港安家的葉靈鳳仍留在香港。在朋友的邀請下，他開始在《星島日報》的副刊開專欄撰寫文章，逐漸成為頗受歡迎的作家。

在葉中敏看來，香港給了父親很大的創作空間。而父親也為香港文學做出貢獻，作為極具代表性的南下文人，父親用自己的力量豐富香港文壇、研究香港歷史。



▲坐在茶樓臨窗卡座讀報的茶客。



▲跑馬地及銅鑼灣鵝頸橋一帶在一九五二年前後舊貌。



▲一九九二年的第二代蓮香茶樓。

## 鄭寶鴻：書寫達觀生活態度

激發鄭寶鴻對香港舊貌探索的，恰恰是葉靈鳳的香港掌故類文章。鄭寶鴻在《馬照跑舞照跳——百年香港的娛樂遺興》中表示，踏入社會後，他很喜欢閱讀由葉靈鳳主編的《星島日報》介紹中外及香港文史的「星座」專欄；葉靈鳳用筆名「霜崖」在《新晚報》中介紹的香港典故也令人印象深刻。

藉由《馬照跑舞照跳——百年香港的娛樂遺興》一書，鄭寶鴻以一個旁觀者身份，記錄了不同年代消閒娛樂中的民生百態。馬照跑講述的是「平民發達夢」，舞照跳濃縮了生意場的风起雲湧。無論是馬場、夜總會、還是天星小輪、行山、去泳灘……每個人都能找到娛樂自己的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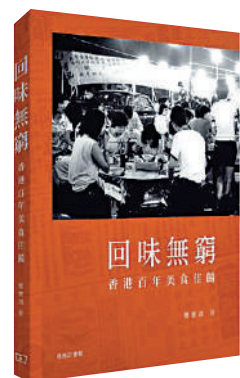
馬場、舞廳、泳灘、書店及電影、大戲……香港社會的百年間已經發展了豐富的休閒娛樂方式。香港賽馬始於一八四四年，彼時參與者均為外籍人士；到了一八四八年，馬場從中區的花園道一帶移往如今的黃泥涌跑馬地；一八八四年，香港賽馬會成立。而直到一九二六年，馬會才開始引入華人會員，賽馬活動逐漸平民化。

「馬照跑舞照跳」可以說是港人對生活前景的一種樂觀心態。除了馬會在香港的蓬勃發展，舞會也可以說是「時代的產物」，觥籌交錯、衣香鬢影，引無數人流連忘返於灣仔、尖沙咀一帶的舞廳會所。

除了馬會和舞廳，面向大眾的休閒娛樂依舊豐富。港九的第一間電影院分別是港島的比照以及九龍甘肅街的廣智；而最早的粵劇戲團



▲鄭寶鴻新書《馬照跑舞照跳——百年香港的娛樂遺興》。



▲鄭寶鴻新書《回味無窮——香港百年美食佳餚》。

則是在一八六〇年代開業西營盤第一街的大來、皇后大道西的高陞、太平山街的昇昇以及普仁街的同慶。此外，自古至今，節日活動受到市民的重視。每逢土地誕、天后誕期間，不少信眾前往廟堂參拜。

## 記錄消逝的飲食文化

在這百年間，除了娛樂活動的變遷值得關注，香港飲食文化跟隨時代不斷發展。

「其實所謂的美食，都是些很普通的東西，但一家大小能夠聚在一起度過的時光令我們感到很溫暖。」懷着想要把自己吃過的美食的經歷記錄下來的心情，鄭寶鴻開始了《回味無窮——香港百年美食佳餚》的創作。

讓他記憶最深的是香港的飲茶文化。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，茶樓從早開到晚上。六七點

鐘在茶樓飲早茶、十一點鐘吃午飯、下午兩三點喝下午茶、晚上五六點鐘吃晚飯、晚上八九點鐘還可以喝夜茶。「我自己每天早上七點多鐘會去茶樓吃早茶，然後趕去上班。」

晚間時段，一批「夜茶客」會坐在茶樓裏靠窗的位置，或拿着剛買的《大公報》、《成報》、《晶報》，或收聽香港電台的廣播，在點好「一盅兩件」後，消磨晚飯後的時光。

## 喜愛攝影至今逾卅年

「這就是從前香港人的生活，可以說忙碌，也可以說不忙碌，這就是六七十年代的生活。」鄭寶鴻梳理了不少茶客享受「一盅兩件」的照片。隨着電視機的普及和七八十年代茶樓的遷址，這樣的生活習慣也逐漸成為歷史記憶。

除了茶樓，私房菜、街頭小吃、滿漢全席等美食佳餚都給鄭寶鴻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還將自己多年收集的滿漢全席菜單、酒樓廣告等與讀者分享，用菜單作為一個小的切口為讀者展現香港百年飲食習慣、食物價格的變化。

對於鄭寶鴻而言，拍照片是一個自年輕時期就保持下來的愛好，至今已逾三十多年。「我非常喜歡拿着相機走在街道上拍照，書中出現的茶樓結業的最後一面都是我自己拍下來的。」在他看來，香港的社會面貌變化很快，不少茶樓食肆都是建立在港島的填海區之上。「從皇后大道到德輔道中再到干諾道，可以說如果沒有填海，就沒有辦法享受到這些地道的美食」。

## 丁新豹：習史要有好奇心

當目光轉向當代學者對香港歷史的研究，丁新豹則用更為專業的歷史眼光感知香港社會變遷。

提及香港歷史及社會的研究，丁新豹的博士論文的主題便是《香港早期的華人社會：1841-1870》，以十九世紀香港華人為研究主體，參考新加坡學者研究華人社會的著作，再將書中描述的內容與香港華人社會進行比較。

在華人社會的發展之中，東華三院的歷史是不可或缺的部分。此外，本地以廟宇為中心的街坊組織，亦能反映當時的社會變遷和社群情形。銅鑼灣大坑的天后古廟內碑文、上環文武廟內的銅鐘、油麻地天后廟碑文等均有記錄。



▲丁新豹講座中所提及的天后廟。

丁新豹認為：「碑文記載的內容既有當時的社會民俗，清光緒十六年的《重修天后聖母古廟碑記》可見寺廟捐獻店舖名稱，說明當時

各類商舖已經很發達。」

在丁新豹看來，香港古廟宇碑文是社會發展的縮影，對於歷史愛好者而言，研究古廟宇的碑文是一個很好的入口。

意想不到的，由於保存很完整，本地墳場亦可以成為了解香港歷史的切入點。「無論是求學、工作，還是消閒，在人生旅程的不同階段用不同方式學習歷史，不變的是一顆好奇心。」

獅子山下、香江河畔，這片土地自古至今為無數文人學者帶來創作和研究的靈感。從葉靈鳳在專欄中撰寫香港的自然風貌到丁新豹、鄭寶鴻等學者、作家對香港的人文風情、街巷樓宇有着詳盡的調查研究，香港這座城市持續散發着勃勃生機。